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

親筆詔諭

朕以大江之西俗輕而悍弄兵之寇無歲無之師旅荐興民益凋瘵肆圖舊弼往鎮臨之鄉咸名德望聳動一時風采想聞人自慴服起于閒館作我价藩匪惟指顧之間一變潢池之習先聲所暨諒折遐衝朕之用卿審矣卿宜以安社稷為己任勿間中外勉為朕行不必數有請也故茲親筆詔諭卿其悉之

辭免第三奏狀

右臣近准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以臣辭免新除江南西

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不允所乞臣已再具奏辭免未奉回降指揮今月二十二日承御前金字牌降到親筆詔諭勉臣使行不必數有所請臣不勝感恩荷德惶懼激切之至伏念臣學術空疎才能迂拙嘗誤蒙於器使初不閱於歲時建炎承乏宰司者僅七旬紹興將命荊廣者經數月迄無善狀仰報明恩豈徒一眷而一非固已再奮而再躓自知淺薄茲務退藏跡異羲之雖微誓墓志同仲子但欲灌園豈謂皇帝陛下曲軫深慈眷憐舊物起自閑廢之地付以方面之權親灑宸章臨賁丘壑隆恩厚德超度等倫瑣質庸材益難報稱而臣衆毀所集憂患異於他人

病交攻精力瘁於往日經霜之禁望風而先[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
[illegible]聞弦而亟隕畏首尾而身之餘耆有幾懼萋斐而心之
慮者益深淮險阻艱難之備嘗宜恐傷驚危之獨至使膺
委任必致顛隮與其異時蒙曠職之誅曷若今日被固辭
之責力祈矜允不避再三伏望皇帝陛下洞照悃辭無嫌
亟矜使安閑散深詎孤蹤至於在畎畝而愛君伏堪巖而
憂世此則微臣之素志豈以進退而異心閑寂之中思慮
有得自當獻進於君又庶幾圖報於涓埃干冒天威俯伏
俟罪

辭免劄子

臣綱伏蒙聖慈付臣以江西一路重寄臣以憂患之餘早
衰多病再具奏辭免乞賜成命未奉俞允今月二十二日
承御前金字牌降到親筆詔諭賜臣德意之隆訓辭之渥
非臣愚陋之所宜蒙臣不勝感激惶懼之至伏念臣久荷
國恩誤被驅策備嘗艱險屢蹈危機仇怨叢前得謗特甚
皆緣國事豈有他私一昨靖康間金寇犯闕臣竊謂朝廷
軍政不修故使夷狄敢肆陵侮當治兵爲自彊之計然後
和約可成而主和議者一切苟且目前不爲宗社生靈長
久之策謂臣異議遂成怨仇至建炎初遭遇陛下龍飛首
蒙擢用寘之宰司是時僞楚張邦昌以太保同安郡王領

尚書省臣竊謂邦昌已嘗僭竊位號豈可參與朝政使四方解體上疏乞正其罪聖意開納邦昌謫授散官安置偽命臣寮等第行遣而受偽命者復成怨仇二怨合力致死於臣巧詆羣誣靡所不至加以危蹤寡與忌嫉者多徒抱孤忠不能自達今者陛下察臣於積毀顛沛之中起臣於遠屏閑發之地宸章奎畫光賁山林聖德厚矣而臣久冒風波之險實懷憂畏之心咎處不遑進退維谷藉使臣力疾承命黽勉效官遇事畏縮無以自見豈不仰負陛下委任之意哉所以不避斧鉞之誅累奏力辭者非獨以犬馬之齒已衰負薪之病方甚之故也伏望聖慈哀憐更加審

察許臣少安閑散保全晚節使仇怨者無以中傷則臣感戴天地父母之恩隕首捐軀何足論報臣已三具奏辭免外謹齋沐親書劄子干冒天聰伏俟嚴譴

謝親筆詔諭表

臣綱言伏蒙聖慈以臣具奏辭免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恩命特降親筆詔諭臣已望闕謝恩祗受告命訖者怳辭冐貢仰祈從欲之仁宸筆載頒誤被非常之寵天語丁寧而温厚雲章燦爛而昭回久抱負薪之憂有稽嚴命莫遂循墻之請徒切靦顏中謝伏念臣舊自書生幸遭休運當聖主龍飛之日寔中興草昧之初博選時髦首玷

台輔外拒憑陵之醜虜粗定規摹內排僭偽之邪朋消祕
典憲苟知甚腆圖報未能責重憂深果自貽於顛覆才疏
意廣終何補於涓埃賴皇明之燭幽脫謗波於濆死美名
峻扶盡復青氊三徑一塵已甘白首敢意睿明之求舊加
憐孤陋之投閒起自山林付以方面親御翰墨發為奎璧
之文光賁臣鄰增重藩屏之勢恩輝若此報稱謂何此蓋
伏遇皇帝陛下清明在躬憂勤圖治念股肱之郡聿求共
治之良采葑菲之材不以下體而棄誕敷大訓式遄其行
用人無中外之殊實繫鴻造自任以社稷之重其可易當
臣敢不佩服深慈激昂晚節謹奉法而循令庶宣化而承

流成象可覩幸仰窺於羲畫上章請覲顧親奉於堯言臣
無任

繳進十議劄子

臣契勘昨於建炎元年六月一日到行在所次日尋蒙賜
對便殿嘗以十議奏陳其一曰議國是大略謂和戰守其
本一事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不務戰守而惟和
是務必致誤國聖意開納得旨降付中書省遵守其後用
事者復以和為然卒無顯效而所失則多今者天啓宸衷
悟和議退避之非治兵防備欲為自治自疆之計茲誠宗
廟之靈社稷之福而天下烝黎之幸也臣流落九年顛沛

於風浪之中幸存餘息得見朝廷開至正大公之道爲中興恢復之謀竊自欣慶死且不朽茲蒙聖恩起於閑廢付以江西帥守之任而臣實以衰病不敢復當一路委寄之重已三具奏辭免外所有前件十議雖嘗禀聖旨修錄建炎初時政記已具事目奏聞緣文多不曾該載全文竊慮朝廷自渡江後文籍散失元本不存謹繕寫備錄投進繳連在前仰塵睿覽雖時運不留事多既往其間議論偶有合於今日朝廷所施行者庶幾或可以裨補廟筭之萬一干冒天威臣不勝惶懼戰越之至

受告命乞赴行在奏事奏狀

右臣今月二十日准都進奏院遞到詔書一道以臣三具
奏劄辭免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恩命降詔不允不許
再有陳請臣無任感天荷聖懽懼激切之至已望闕謝恩
祗受告命訖伏念臣違去闕庭十更寒暑葵藿傾於日月
心紛戀於軒墀不勝臣子瞻慕君父拳拳之情兼有本路
職事合稟聖訓而臣赴任取道江東去朝廷不遠伏望聖
慈特降睿旨許臣候經由信州日量帶人從趨赴行在令
閤門不隔班先次引對奏事畢免謝辭取便道星夜之官
如蒙矜允使孤遠之跡獲望清光臣顛仆道路退即溝壑
所欣願也臣起發迤邐前路聽候指揮干冒天威伏深激

述

乞降旨閤門到日先次引見上殿奏狀

右臣近准御前金字牌降到尚書省劄子以臣乞赴行在奏事正月十九日三省同奉聖旨依所乞又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令臣疾速起發前來臣已於今月十日到信州見遵依聖旨指揮星夜躔程趨赴行在伏望聖慈降旨閤門候臣到日依元降指揮不隔班先次引見上殿奏事

到國門奏狀

右臣近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已降指揮李綱召赴行在令臣疾速前來臣已於今月二十日到國門訖伏望聖慈

降旨閤門依元降指揮令臣不隔班先次上殿奏事

再乞上殿劄子

臣契勘昨具奏乞赴行在奏事今來已蒙聖恩於假日特坐引對緣寒食節假未開有妨謝辭臣今有已見急切利害幷本路職事合具奏稟伏望聖慈特降睿旨取進止

謝遣中使賜銀合茶藥表

臣綱言伏蒙聖慈以臣被旨赴行在奏事特降中使賜臣茶藥銀合各一具臣已望闕謝恩祗受訖者十年去國幸入覲於軒墀千里嬴糧敢憚煩於川陸過蒙天寵特遣王人閔其載驅之勞錫以匪頒之數恩輝甚渥報稱爲難[illegible]中

伏念臣憒學無長孤忠自許怵惕淵氷之上荷聖慈之深
全營營榛棘之間頼睿明之昭鑒迨兹起廢仍軫深慈付
重寄於上流許來朝於行闕戚顔咫尺方得披雲霧而覩
青天溫詔丁寧固已禦風霜而挾纊纊更須妙品副以實
奩北苑靈芽滌煩消渴尚方珍劑愈病祈齡大君異數以
禮賢微臣何功而拜賜恩深德厚感極涕零此蓋伏遇皇
帝陛下盛德日躋至仁天覆察臣斷斷無他技嘗備使令
憐臣拳拳知愛君來自遐遠式昭恩禮庸示寵光臣敢不
益厲此心少圖微效入而告后願陳藥石之言出而撫民
試求芻牧之地臣無任

東涯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四十二

論中興劄子

臣竊觀自古中興之主未有不由祖宗積功累德結於民心者故周宣本於文武漢光武本於高祖文景唐肅憲武本於神堯太宗其植根固其流波遠雖或中微一旦憤起則天戈所揮靡不如志與衰撥亂光復舊物非偶然也恭惟國家膺受天命祖功宗德聖聖相承重熈累洽幾二百載深仁厚澤滲漉萬物民之戴宋於億萬年何有窮已運遭陽九金寇作慝宗社顛危不絕如綫陛下應天順人纘承大統十年于今勵精圖治枕戈嘗膽欲戡大憝迎還兩

宮綏安區宇則夫克致中興如周漢唐有不難也臣聞勢有強弱事有成敗雖弱而有可成之機雖強而有必敗之兆顧其理之如何耳譬猶醫者之療病不問形之壯羸惟察脉之治否興亡之理何以異此昔高祖與項籍相持當是時項籍彊高祖弱然天下知高祖之必興者以其所施爲當於人心也是以隨何摟此以説諸侯多仗劒以歸高祖遂成帝業光武起兵以攻王莽當時王莽彊光武弱然天下知光武之必興者亦以其所施爲當於人心也是以王常吳漢耿弇之流一時英俊皆合謀以歸光武遂致中興然則彊弱成敗之理槩可覩矣金寇不道爲封豕長蛇

以存食中國可謂強也然恃其富力修毒無恩神怒人憤
其亡必速此雖強而必有敗之兆者也陛下時來六龍深
據江左遵養時晦可謂弱矣尊崇通於神明仁心結於海
寓應機而發蓄銳而奮其勢必有起而應之者此雖弱而
有可成之幾者也夫普天之下皆吾土地食土之毛皆吾
民也彼堅執銳爲敵人之所驅役者皆吾將士也垂紳搢
笏爲敵人之所官使者皆吾士夫也彼其心曷嘗一日忘
宋哉顧國家之力未能覆護之偷生於僭僞之邦苟免於
虎狼之口而已陛下誠能以天下爲度拯之於塗炭之中
則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是也豈無感動願復見漢官威

儀爲中國禮義之人者𢙣臣願陛下與二三大臣熟計凡所施設務推至誠以當人情親信人賢以爲腹心駕御英傑以爲爪牙謹號令使毋數改明賞刑使當功罪訓練士卒修治戎器理財以義使斂不及民而用度足積穀以時使雖遇凶歲而饋餉豈知彼知己因利乘便大振天聲以臨之臣將見四方響應飈舉雲集沛然有不可禦者中興之期已在指掌之中矣伏惟陛下留神幸察

論金人失信劄子

臣竊觀金人自宣和靖康以來憑陵中國其所以爲兵之辭者不過以失信二字加於中國而已文檄之中動稱

及此而中國之士大夫與夫兵民將士不察其故亦自以爲失信於夷狄而致此擾攘也語之則愧恥而扼腕用之則望風而奔潰職此之由殊不知失信在金人而不在中國彼方恃虎狼之威假信義之說以責我吾之人謀回遹方震怖之不暇豈敢與之爭是非曲直哉徒受失信之名使士大夫與夫將士兵民茫然不知所仗此不可以不辯也臣請爲陛下詳言之方宣和間遣使與金人結約海上同謀契丹厚與之賂而得燕雲之地以爲失信於契丹則可以爲失信於金人則不可其後金人敗盟以陷燕山遂犯京城此則金人之失信一也虜騎犯闕勤王之師未集

人情震駭主和議者不爲久長之計一切有不可許者許之結成禍根至今爲梗然當時所許乃城下之盟神所弗聽元約蕭王至河而反不肆侵掠而金人挾蕭王以渡河虜掠子女玉帛殺戮尤甚黏罕復陷威勝隆德等州淵聖嘗降詔書謂金人渝盟必不可守此則金人失信者二也朝廷遣使交割三鎮而三鎮之民守死不從此特中國之人不願淪於夷狄耳淵聖奉書請增歲幣以代三鎮租賦金人拒此遂有再入之舉朝廷遣執政郎官分行割地奉使虜中往往爲兩河之民所殺如聶山王雲之流是也由是觀之三鎮之民朝廷豈能令之拒虜騎既破汴都登城

不下猶假和約已成之説以欵勤王之師遂還二聖吞六宫而北之策立逆臣易姓建號此則金人失信者三也金人負大失信者三反以此名加於中國以爲起兵之辭正猶盜賊刼掠主人恃其兇威靡所不至而猶自以爲巳之直而主人之曲也小人横逆君子猶以禽獸畜之况夫夷狄强暴中國豈可以信義與之較曲直哉然臣聞師直爲壯曲爲老興師動衆奉辭代罪以直爲先願陛下降臣此章與大臣熟議發德音下明詔詳述自宣和靖康以來失信在彼而不在此使中外士大夫與夫將士兵民周知其故曉然不疑庶幾在我有辭人百其勇士氣日振戡亂定

功莫此為先伏惟陛下留神幸察

論襄陽形勝劄子

臣竊以當今天下形勝在襄陽何以言之四方地勢正猶棊局今車駕駐蹕於吳越是置子於東南隅也宣撫處置司聚兵於川陝是置子於西北隅也湖湘屯重兵以控制是置子於西南隅也吳越由湖湘以趨川陝如行曲尺之上相去萬有餘里號令未易達首尾不相應一有緩急何以為援惟襄陽地接中原西通川陝東引吳越如行於弓弦之上地里省半而又前臨京畿密邇故都後負歸峽蔽障上流遣大帥率師以鎮之如置子於局心真所謂欲近

四旁莫如中央者也既逼僭偽巢穴賊有忌憚必不敢窺伺東南將來王師大舉收京東西及陝西五路又不敢出兵應援則是以一路之兵禁其四出因利乘便進取京師乃扼其喉拊其背制其死命之策也朝廷近拜岳飛爲荆襄招討使其計得矣然駐軍岳鄂未聞前進豈不以自兵火以來襄陽焚毀尤甚野無耕農市無販商城郭隳廢邑屋蕩盡而糧餉難於運漕故耶臣觀自古有意於爲國家立功名之人如劉琨祖逖之徒未嘗不據形勝廣招納披荆榛立官府履艱險攻苦淡積日累月葺理家計然後能成功者若欲坐待其自成必無此理願詔岳飛先遣將佐

軍馬及募著官徑趨襄陽隨宜料理修城壁建邑屋招納西北之民措置營田勸誘商賈之伍懋遷貨賄稍稍就緒然後從大兵以居之旁近諸郡如金房隨郢見屬我者可以撫綏如陳蔡許潁見從賊者可以攻取不過年歲間必有顯效如謂屯兵聚糧運漕寫難則漢江出襄陽城下通於沔鄂漕運之利未有如此之便者當以兵護糧船使賊不得抄掠則吾事濟矣今日天下形勝臣愚以謂無出襄陽之右者伏望聖慈特加睿察早降指揮無使緩不及事天下幸甚

論和戰劄子

臣聞戰國之際合從連横皆其國安危存亡之所係而當時六國之君不能深計利害以聽其說從人憑軾結駟說以合從之謀則曰謹奉社稷以從横人憑軾結駟說以連横之說則又曰謹奉社稷以從是其胷次初無一定之計而爲群言之所眩惑宜其無成功而卒至於敗亡也夫合燕趙韓魏齊楚之師協謀併力以拒秦此六國之利故從約既成投書函谷關而秦師不敢出關者十有餘年豈非計之得耶其後秦遣横人游說以欺六國之君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以賂秦秦有餘力以蠶食天下而六國遂以不振由是言之爲六國計從說是也横說非也今之所謂

和戰者何以異此古者隣國交好則有和親聘問往來休息兵革災患相卹慶賀相從夫是謂和金人則不然假和議以行其詐謀割地取賂既已約和則又求釁以戰以此亡契丹而困中國中國爲和所誤者多矣十餘年來狃和議之說一切苟且希冀萬一者何其紛紛也夫靖康之間彼以敵國待我尚可言和至建炎以來見於文檄彼其待我者爲如何乃欲恃和議以爲自安之計其可乎況仇讐之邦不共戴天卑辭重幣祇自取辱何益於事惟當修政刑明賞罰選將帥治軍旅備器械利甲兵峙糗糧積財用士氣既振乘機大舉以恢復中原是戰之可成中興之業

猶合從以拒秦不可易之理也然兵凶器戰危事雖孔子未甞不致其慎故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其可易言哉知彼知己乃可以戰我實而彼虛我堅而彼危我治而彼亂在我者有一定之規摹有應變之方略有輯睦之將帥有精練之士馬有蓄積之財用穀粟而又敵人有間隙可乘之機會然後可以決勝於千里之外宗社安危所係不可忽也今日爲吾患者不在劉豫而在金人軍政旣修欲議恢復正當慮始慮卒預圖善後之策得某地當屯某兵用某人可守某地新附之衆如何撫綏將來之事如何措畫便金人來援劉豫當如何以待之此數事者皆有定議則

中興之功已在吾掌握中矣夫勝負兵家常勢大計已定
願無以細故動搖益務自治自彊如漢高祖之堅忍乃可
得志儻或且戰且和如六國之朝從而暮橫臣愚未見其
可也伏望聖慈留神幸察

論朋黨劄子

臣觀自昔論朋黨者無如歐陽脩之為詳盡其言曰夫欲
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孤人主之勢
而蔽其耳目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奪國而與人者必進朋
黨之說夫為君子者固嘗寡過小人欲加之罪則有可誣
者有不可誣者不能遍及也至欲舉天下之善人求其類

而盡去之惟指以爲朋黨耳故其親戚故舊謂之朋黨可
也交游執友謂之朋黨可也宦學相同謂之朋黨可也門
生故吏謂之朋黨可也是數者皆其類也皆善人也故曰
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惟以朋黨罪之則無免者矣
夫善善之相樂以其類同此自然之理也故聞善者必相
稱譽則謂之朋黨得善者必相薦引則謂之朋黨使人聞
善不敢稱則人主之耳不聞有善于下矣見善不敢薦則
人主之目不得見善人矣善人日遠而小人日進則爲人
主者倀倀然誰與之圖治安之計哉故曰欲孤人主之勢
而蔽其耳目者必用朋黨之說也一君子存群小人雖衆

必有所忌而有所不敢為惟空國而無君子然後小人得肆志於無所不為則漢魏唐梁之際是也故曰可奪國而予人者由其國無君子由以朋黨而去之也嗚呼朋黨之說人主可不察哉脩之言如此誠為切當臣以謂人主之所至惡者朋黨也小人之所以陷害善良者朋黨也為國家患有不可勝言者朋黨也人主操天下之利勢端居九重之中惟恐人之相與朋比以為欺罔故曰其所至惡者朋黨也君子汲引善類以其彙征而小人指為朋黨可使盡去不為己害故曰所以陷害善良者朋黨也黨錮之禍起而漢室以傾牛李之黨熾而唐室以微故曰其為患有

不可勝言者朋黨也嘉祐間韓琦范仲淹富弼之派用於朝廷其所薦引頗多君子小人不悅指爲朋黨欲盡斥去賴仁宗皇帝有以察之故小人之言不用而韓琦范仲淹富弼之德業得以光明于時此宗社無疆之福也劉向有言曰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群枉之門漢元帝優柔不斷故蕭望之周堪劉向之徒不容於朝唐文宗優柔不斷故曰破河北賊易去此朋黨難人主之德剛健如天光明如日辨是非察邪正則小人道消君子道長愚智賢否各當其分尚何朋黨之足患哉臣竊見近年士人中尚有乘間投隙造爲險詖之言以惑陛下之

聽者一時多士皆指爲朋黨賴陛下有以察之不用其說而善類得所依怙剛明盛德可以無愧於仁祖矣然小人之情譬如穿窬之盜稍失隄防有隙可乘則必復出爲惡伏望聖慈考歐陽脩之言而察仁祖之用心消小人而進君子早建中興之業以致太平天下幸甚

論財用劄子

臣竊見自宰臣以下裁減俸祿有以見朝廷財用之闕也陛下臨御以來恭儉憂勤無燕遊玩好之娛六宮簡省無横恩濫賜之費執政常處侍從多闕省臺寺監之官未嘗具員而財用闕乏乃至此者豈非以養兵之費不貲故耶

臣竊觀近年行在禁衛之兵與夫諸將屯兵於大江者表
不啻數十萬人日有食錢月有俸料時有激賞犒設凡數
倍於承平無事之時而戶部歲入常賦無承平三分之一
朝廷所資摧貨亦頗有入納不如平時之數者然則積月
累歲帑藏遂虛無足怪者戶部調度不足則仰給於朝廷
朝廷支降不繼則責辦於州縣雖陛下屢降寬恤之詔不
許斂取於民然勢有不得已者非取於民曷從而得降官
告給度牒理積欠責戶帖名雖不同取於民一也方今民
力凋弊取之不已物力耗竭人心驚疑非長慮却顧之策
易曰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財非義不

理興師動衆奉辭伐罪非財不行今陛下張皇六師恢復
疆土以建中興之業而財用不足將何以尅濟大功昔太
公佐周而立九府之法管仲相齊而明取予之權范蠡霸
越而用計然之策蕭何輔漢而專轉輸之事近世有唐自
天寶而後兵革不解肅代德宗之朝有劉晏韓滉之流皆
通於財計權百貨之低昂籠天下利以佐軍興不斂於民
而國用足載在方冊其術可考臣愚伏望聖慈降旨朝廷
委官考劉晏韓滉事跡可行於今者條具進呈試採其說
擇有心計疏通公廉之臣而推行之庶有補國用於戸部
常賦朝廷榷貨外別項封樁專以養兵而佐中興伏惟陛

下裁幸

論營田劄子

臣竊見朝廷近來措置營田諸路帥臣皆帶使名以總治之可謂得策然今日之事莫利於營田亦莫難於營田何哉耕闢疆土教之稼穡足食足兵且耕且戰此所以莫利於營田也開荒懇廢必有其人若籍民力則淮南兵革江湖旱災之餘民力凋弊田疇荒蕪況欲率之以事新田力必不給若用兵伍則諸軍久習驕惰但知開口仰食乃欲驅之使從事於南畝勢必不能而又牛具穀種農家所須皆不可闕勸懲勤怠督視耕穫必須親臨取予有術其利

猶在數年之後此所以莫難於營田也臣愚謂宜令淮南襄漢宣撫招討使各置招納司以招納京東西河北之民明出文牓厚加撫循有來歸者撥田土給牛具食種糧使之耕墾許江湖諸路於地狹人稠路分自行招誘而軍中人兵願耕者聽其請佃則人力可用矣初年租課盡畀佃户方耕種時仍以錢糧給之秋成之後官爲糴買次年始收其三分之一二年之後乃取其半罷給錢糧則所謂知予之爲取政之寶也凡此數者皆措置之大槩其詳須畫一條具立爲成法乃爲長久之利不然徒有營田之名實亡補於事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下臣此章令諸路營田使

司各具利害申朝廷斟酌其宜而推行之庶幾有助養兵之費不勝幸甚

論賑濟劄子

臣伏蒙聖慈付臣以江西一路安撫之寄適當本路去歲旱災之後倉廩無儲穀價翔踊民戶流移軍兵闕食人情焦然如臣疏拙誠未知所以賑濟之策竊覩近降親筆詔書督責監司守令存撫賑恤悉力推行毋使詔旨徒爲文具仰見陛下加惠元元德至渥也然飢流之民祗是乏米若蒙朝廷憫念賞於鄰路及本路那移斛㪷應副則官吏豈敢坐視乏食之民不加賑濟自貽罪戾如使米斛無所從出則雖嚴督責之深人人顧以罪去終無實惠可以及民

此不可不察也契勘江西一路所養飢流民人數至廣今去秋成之期尚遠雖近蒙朝廷於饒州撥米一萬碩應副賑濟及贍養軍兵然米數不多將來必致闕食臣竊見江東路建康府宣池等州並係去年豐熟地分必有常平義倉等米可以那移應副又撫州建昌軍在本路粗為豐熟有朝廷昨急降官告度牒收糴賑濟共計一萬四千餘碩本州別無支用欲望聖慈特降睿旨於建康府宣池等州常平義倉米內通融那撥一萬碩許本路自差人船前去般取將來秋成却行撥還及將撫州建昌軍用官告度牒糴到米許臣隨宜撥充諸州賑濟支用照應飢流之民不

之食得全性命於荒歲以副陛下加惠元元之意

論江西軍馬劄子

臣契勘朝廷昨降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晝一指揮差兵二萬人紹興三年分有兵一萬八千人後來節次撥隸都督府韓世忠岳飛等軍四年分有兵一萬五百人五年二月內指揮除存留五賫一軍外自餘軍馬並撥付岳飛今來本司所管五賫軍馬不滿二千人馬一百餘疋竊見江西路分控扼上游與淮南相接道里不遠昨來金人賊馬渡江首犯洪撫等州李成馬進等亦破江州侵犯筠洪蓋緣兵力單弱不能捍禦朝廷灼見利害因建大使付以

重兵使任一路之責累年朘削存留僅及十分之一又皆疲弱之兵緩急不可倚仗萬一強敵侵陵江上不知何以使之鎮撫要害之地況今虔吉賊盜累年出沒作過為患數路討蕩未平非有可用軍馬卒難殄滅臣未敢乞依元降畫一指揮差撥數足若蒙朝廷先次差撥一半使及萬人庶使稍成軍制可以倚仗伏望聖慈特降睿旨選差近上統制官將帶所部軍馬赴本路駐劄聽臣節制與立貲軍馬通計人數其餘乞許臣踏逐申朝廷指差庶幾訓練習服軍勢稍振可以鎮壓一路折衝禦侮少副陛下委任之意

論江西錢糧劄子

臣契勘本路安撫制置司元降畫一指揮每歲支降錢四十萬貫許取撥諸司上供經制等錢并於苗米内取撥十五萬碩應副養兵近年以來緣兵馬多撥隸都督府韓世忠岳飛軍中本路轉運司將上件支降錢米除指留應副立賛一軍外其餘並行拘收不復支撥今來立賛一軍每月用錢八十餘貫米一阡四百餘碩雖係轉運司抛下洪州認定應副緣本州闕乏自去年五月以後至今年正月以前已拖下五萬餘貫委是贍兵不足今來臣乞依朝廷元降畫一指揮差兵二萬人數内先次差撥一半應副使

與其錢米等亦乞於元降畫一指揮內先次支撥一半應副支遣伏望聖慈特降睿旨如臣所請庶幾本路軍馬不至削弱錢糧不至闕乏可以控制上流圖尺寸之功以副委任之意

論虔州盜賊劄子

臣契勘本路虔吉二州民素強悍狃於為盜結集兇黨動以萬數千百為群頭項不一出沒江西廣東福建數路作過雖朝廷節次遣兵或招或捕至今徒黨依舊猖獗全未平殄多於虔州管下諸縣擇要害地建置寨柵蜂屯蟻聚窺伺間隙攻陷州縣殺戮生靈劫掠財物為害不細一州

之兵進討則散入他路諸路官兵進討則深入巢穴依負險阻卒難討蕩官軍既退則復出為惡習以為常而又諸路軍馬無所統一乍前乍却心力不齊非設方略使諸路之兵節制歸一難以成功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令江西廣東福建三路軍馬一處節制諸路各應副錢糧江西兵屯虔吉州廣東兵屯循梅州福建兵屯汀州禁其出没抄掠回利乘便會合掩擊討蕩巢穴勦殄積年逋誅之寇或因兵力招撫出降以次酋首并強壯入充軍前使喚使數路良民早得寧居不勝幸甚

論福建海寇劄子

臣契勘廣南福建路近年多有海寇作過刼掠沿海縣鎮鄉村及外國海船市舶司上供寶貨所役動以巨萬計官司不能討捕多是招安重得官爵小民歆豔皆有傚慕之意臣恐自此寖為患未艾蓋緣兩路帥司並無戰艦水軍遇有海寇坐視猖獗不能進討止是於沿海擺布些小兵卒為保守之計賊船來去近遠不常並海之民罹其荼毒劫掠船舶既多愚民皆利喜亂從之者衆將浸成大患如晋之孫恩不可不過為之備伏望聖慈特降睿旨常存兵於兩路鎮壓仍下逐路帥司委以措置戰艦招集水軍水之常切教閱令士卒習於風濤之險以水夫駕舟以官軍

放銃賊擢飄忽可以追逐掩擊殄滅一兩頭項則餘人有所忌憚不敢覬覦妄作庶幾海邦之民得被朝廷大賜不勝幸甚

乞宮祠劄子

臣伏蒙聖恩付臣以江西郎守之任又被詔旨許令入覲十年去國仍獲望清光於咫尺之間親聞玉音臣子之情不勝抃蹈感激之至伏念臣自遠離輦座之側仇怨交攻讒謗蜂起仰賴睿慈照察保全乃幸今日復覩天顏顧雖糜捐何以論報然臣衆毀所集積憂熏心比年以來得疚處不寧之疾平居閒寂粗可支梧稍親事務動輒煩憒多思

犍忘發歎不常使當一路兵民之寄深恐仰孤陛下委任之意所以請對丹墀者正欲面奏懇惻冀蒙矜允伏望聖慈察臣悃誠特降睿旨罷臣新任依舊宮觀差遣使安山林得以養痾藏拙以盡餘年不勝幸甚干冒天威無任戰越之至

論常平劄子

臣聞火旱金穰天有常數雖堯湯不能無水旱而能不爲水旱所困者人事修而蓄積備也傳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況年歲之儲尚有闕乎祖宗常平之政寔用古制豐年則增價以糴不使傷農凶年

則損價以糶不使艱食倉廩有蓄而民無飢困之患勅令
備具禁制嚴密誠良法也建炎以來罷提舉官而以茶鹽
司兼之奉法不謹浸以隳壞常居諸色錢物州縣那移朝
廷刻剝所餘無幾豐年粒米狼戾則無錢以糴凶年民有
飢色則無米以糶法存而人不舉可勝歎哉去歲之旱緜
亘數路江湖爲甚而福建廣南次之官吏坐視民之流移
而無以賑貸則常平之政不修之過也臣愚伏望聖慈特
降睿旨罷提舉茶鹽官爲提舉常平茶鹽等事勿使視之
爲兼職恬不加恤責其遵奉法令不得少有違戾自今州
縣不得那移朝廷不復刻剝依舊推行糴糶之政敢有違

奚重實典憲庶幾良法復舉民受其賜天下幸甚

議迎還兩宮劄子

臣伏覩陛下近降親筆詔書念道君太上皇帝孝慈淵聖皇帝鑾輿未還久困沙漠陛下欲盡爲人子爲人弟之道而未可得辭旨懇惻讀之者爲流涕臣竊仰陛下孝弟之至通於神明思慕之極見於羹墻誠意格天天必從之兩宮雖遠安知無可還之理然議者或謂二聖還則難於所處臣竊以爲不然昔漢祖高旣定天下太公猶存高祖曰定天下者我也故太公稱太上皇韓安國援此以說梁孝王使知帝王無私天下至公之道萬世之訓也方宣和

金寇犯闕道君不能禦而遜位淵聖及靖康末金寇再來淵聖不能保而遠狩絕域僭偽之臣易姓建號宗社顛危天下反覆賴陛下總師于外億兆推戴受天眷命入繼大統守宗廟社稷爲神明萬物之主迨今十年國勢粗定此陛下之功也况將恢復區宇翦屠鯨鯢使中國再安二聖旋軫爲宗社無疆之休甙正當盡爲人子爲人弟之道問安視膳先意承志極四海之奉致天下之養使薄海内外歌詠歎仰而垂裕無窮豈不韙歟臣聞至誠感神惟德動天無遠弗屆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自古帝王稱爲達孝無如帝舜者臣願陛下夙興夜寐齋明盛服禱于

上下神示惟以二聖早還爲祈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今總覽萬機惟以何施何爲而可以還二聖爲念則神明之所協相必有合天人之願者矣昔申包胥聞伍員有亡楚之言則曰我必存之其後哭於秦廷以乞師果復楚國狄仁傑語武后之事於荊南江中其後卒復唐嗣垂祚三百匹夫之念其烈如此況於陛下履帝王之位躬孝悌之德欲救父兄於漠北苦寒之鄉天地神人其所佑助宜如何哉昔太公爲楚軍所獲高祖兵振太公乃歸陛下誠能爲自治自彊之計國勢日隆兵將見如侯生之流緩頰往說迎還兩宮仰副陛下之盛德必不乏人矣臣以愚戇

干冒天威不勝戰越取進止

辯余堵事劄子

臣伏見靖康間結約余堵事近年朝廷士大夫不深知其故往往追咎以爲失策又以其事爲專出於臣此所謂見影而吠聲者也臣請論之余堵者耶律氏之尊屬也實掌契丹兵柄天祚失德人心離叛余堵欲立其子所謂晉王者以靖國人未果而女真之變作余堵將兵于外以禦之其謀頗泄天祚誅晉王及其母余堵聞之不敢歸國遂從女真方粘罕之圍太原也余堵在其軍中因使者蕭倫等來使逞意於中國欲援立耶律氏且爲内應是時邢倞張

為館伴得其言奏聞淵聖宣諭宰執僉謂國家自澶淵以
來與契丹盟好百有餘年兩國生靈皆受其賜古所未有
一旦見利敗盟遂有金人之禍非援立耶律氏以合天心
禍難未已且謂使諜雖泄亦無甚害正欲間之使燕人德
我而金人疑燕如高祖使陳平間楚之義淵聖以為然得
旨令宰執召使人會議翌日宰相徐處仁吳敏知樞密院
事臣綱門下侍郎耿南仲中書侍郎唐恪尚書右丞何㮚
同知樞密院事許翰皆聚於都堂召使人蕭倫等并館伴
官邢倞張燾河東轉運使張灝皆使與議詢其說與邢倞
張燾所奏之說合宰執因以朝廷之旨諭之以答其意且

陽雖屏堂吏而與議者衆其言頗泄於外士大夫多知之
其後臣被命宣撫兩河得淵聖親筆令援立契丹招納李
嗣本等軍前以蠟書結燕人者甚多爵官賚大和主之皆
得其要約何獨余堵我未幾徐處仁吳敏蔡而相唐恪朝
廷之論中變臣亦以疾丐歸其事遂寢今詹大和猶存可
召問也靖康之末言者乃以余堵之事歸罪於臣士大夫
不知本末從而和之因敵制謀結約離間此兵家之常事
昔高祖與項籍爭天下則遣隋何說其諸將使背楚而歸
漢仁宗欲制西夏則遣种諤間其族用事酋首後皆得志
奇謀祕計顧所以用之者如何耳今朝廷方合衆智屈群

策制敵國以圖大功計謀未可廢也臣恐議者猶援余堵以爲言使智慮之士懲創畏縮不敢盡其謀畫米計之得伏望聖慈與大臣熟議凡獻策者察其事宜如可採用一切推行後有顯效優加旌賞庶幾協謀併力可爲中興之助取進止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四十五

進奉迎錄劄子

臣靖康初任知樞密院事被淵聖皇帝命迎奉道君太上皇帝于南京蒙道君賜對聽納其說罷章乞祉西洛旋歸京師二聖重歡四海胥慶道君察臣之忠賜以御筆禮貌優異淵聖察臣之忠賜以親筆褒諭再三而靖康之末臣既去位群枉當國與臣為仇顛倒是非變亂白黑孫覿因召試中書舍人作戒勵詔顯詆臣為指天畫地睥睨兩宮唐恪因令牓於朝堂士大夫信以為然罕有知其實者銜冤抱憤順受黯闇不能自明伏遇皇帝陛下盛德日躋大

明旁燭凡臣子之忠於所事而為回邪之所誣蔽有跡可
考者悉蒙昭雪君人之道孰先於此臣近嘗以二聖所賜
御筆刻之琬琰蓋欲後大其賜因自辯白以裝成碑本託
給事中臣社以示右僕射臣浚遂獲上聞伏蒙宣諭欲見
道君御筆真蹟臣已恭依聖訓具奏繳納外所有臣昔庚
間編修到奉迎錄并臣進呈劄子二首徐處仁等表一首
道君御製青詞一首淵聖御筆宣諭一首繕寫合成一軸
謹具劄子繳進仰塵天聽伏望聖慈特加睿察臣不勝惶
懼戰越之至取進止

奉迎錄

靖康元年二月十日金人退師道君太上皇帝自鎮江府回鑾次南都徘徊不進欲詣亳州上清宮燒香及取便道如西都淵聖以為憂又每有書至必及朝廷政事又批太皇后當居禁中出入正門於是喧傳且有垂簾之事又批吳敏李綱令一人來莫曉聖意皆言事且不測臣奏淵聖曰所以欲臣及吳敏來無他欲知朝廷事耳吳敏不可去陛下左右臣願前去奉迎如蒙道君賜對臣且條陳自圍城以來事宜以釋兩宮之疑決無他慮淵聖初不許臣力請之乃聽淵聖令齎御前書達道君且賜行宮官屬茶藥銀合有差十七日離國門十八日早次陳留縣秋口

遇太上皇后船臣具榜子拜謁道左太上皇后犧舟令內侍楊修傳教旨勞問臣附奏曰陛辭日有所得聖旨合具奏知乞依趙野例幄前奏事復傳教旨允臣遂登舟入幄中簾前拜訖具道淵聖思慕且叙方艱危中蒙擢任感激之意太上皇后親加獎諭臣再拜謝訖太上皇后曰朝廷欲令於何處居止臣對曰朝廷見以擷景園爲寧德宮奉太上皇后蓋遵稟道君太上皇帝十二月二十三日聖旨指揮太上皇后曰已得旨令居禁中臣對曰以皇帝聖孝殿下聖慈母子之情豈復有間但稽之三從之義道君太

皇帝居龍德宮而殿下居禁中於典禮有所未安朝廷

討論但欲合於典禮以慰天下之望兩宮安則天下安矣太上皇后曰朝廷須是措置令是則得因泛說他事臣拜辭登岸因召內侍楊修李倈等三人坐幕次與再道前語三人者皆寧德宮官也以臣言為然因入白之復傳教旨相公所論甚有理但既居寧德宮後欲到禁中神御前燒香可否但奏來臣附奏曰太上皇后既居寧德宮皇帝自當時詣省問萬一欲暫到禁中豈有不可之理因遣使賜香茶酒食等錢五百貫給散隨行使臣以前語具劄子奏知淵聖且云太上皇后已有許居寧德宮意願一切不須示以疑阻以昭聖孝二十日抵南都得旨二十一日引對

是日道君御幄殿臣起居訖升殿奏事具道淵聖恩慕欲以天下養之意道君泣數行下曰皇帝仁孝四方所知且賛諭曰都城守禦宗社再安相公之力爲多臣再拜謝訖因出劄子二紙進呈其一乞道君早回鑾輿不須詣亳社西都以慰天下之望其二自叙素蒙道君教育擢用於國家艱危之中得效犬馬之力欲乞身歸田廬之意道君慰勞再四因曰相公頃爲史官緣何事去臣對曰臣昨任左史得侍清光幾一年以狂妄論列都城積水伏蒙聖恩寛斧鉞之誅迄今感戴道君曰當時宰執中有不喜公者臣退謝因奏曰臣昨論水災實偶有所見竊古雖無道之國

水猶不冒其城郭天地之變各以類應正爲今日兵革攻圍之兆嘗觀開元傳信記載天寳中長安大水後數年乃有安史之變其事與今日相類大抵災異變故譬猶一人之身病在五臟則發於氣色形於脉息善醫者能知之来有物使之然一氣之先至者爾所以聖人觀變於天地而修其在我者故能制治保邦而無危亂之憂道君以爲然特加奬諭因詢虜騎攻圍都城守禦次第臣具以實對語既浹洽道君因宣諭行宫止遞角郵綱運等事曰止遞角只緣都城已受圍恐爲金人知行宫所在郵綱運亦恐爲敵人所得非有他也臣又奏曰方艱危時兩宫隔絶彼此

不相知雖朝廷應副行宮事亦不容無不至者在聖度照之而已道君因詢問朝廷何故追贈司馬光臣對曰方金寇在外人情恐懼不安司馬光嘗得都人之心故追贈之欲慰安都人心又問曰何故拆夾城公知所以置夾城之意否臣對以不知道君曰內禪之意久已定但人不知偶緣金人犯闕事成於倉卒間爾本欲內禪後於夾城中往還抱子弄孫不欲令皇帝頻出入主頻出則不威此本意也臣對曰臣久在外方實不知此意如朝廷近日拆去夾城之意則臣知之夾城中通宮苑皆游燕之地自艮嶽九曲池至龍德宮後正與金水門相接金人下寨在金水門

外平時夾城中有清衛兵卒廵防灑掃自金冠犯闕盡廢
募守城夾城中無一卒守宿恐有姦細不測之患故祈去
使與宮禁相絶備不虞也如此之類凡詢十數事皆逐一
解釋道君無語因從容復奏曰臣輒有愚意仰瀆聖聦皇
帝仁孝小心惟恐一有不當道君意者每得御批詰問輙
憂懼不進膳臣竊譬之人家尊長出而以家事付之子弟
偶遇強盜刼掠須當隨宜措置及尊長將歸子弟不得不
恐然爲尊長者正當以其能保全大計慰勞之不當問其
細故今皇帝傳位之初陛下廵幸適當大敵入寇爲宗社
計政事不得不小有變革今宗社無虞四方以寧陛下回

鑾臣以謂宜有以大慰安皇帝之心者其他細故一切勿
問可也道君感寤曰公言極是朕只緣性快問後即便無
事因內出玉帶金魚袋古象簡面賜曰行宮人得公來甚
喜以此慰其意便可佩服臣固辭不允再拜受賜而退二
十二日扈從道君詣鴻慶宮燒香初臣行至拱州見奉迎
道君禁衛寶輦儀物等留不進因以便宜作奉聖旨令趣
南都至是道君燒香禁衛寶輦儀物等適至南都士女民
庶夾道聳觀是日再召對于幄殿道君太上皇帝出示文
字一軸乃太宰徐處仁以下奏表具道太上皇后不當居
禁中及出入宣德門指揮其語頗激切於臣名銜下注率

便字道君曰適得徐太宰表乃是問頭當如何答臣對曰徐處仁等但以嗣聖憂恐故有此奏今既不用前項指揮似不須答此表容臣攜歸道君曰甚好臣因以表軸置公服袖中道君又出尚書省劄子云朝廷有指揮行宮內侍十人皆與在外宮觀不得入京城此輩皆是日在左右祗頭緊褁不可闕之人臣奏曰如聖意欲留容臣攜此劄子歸奏知皇帝取旨道君曰甚好數內兩人係董貫親戚不須留餘人如馮彥等只乞留龍德宮祗應因宣諭今來日朝辭訖先還闕賜酒食香茶等二十三日朝辭再對于陞殿道君出小字青詞藁一紙俾宣示宰執百官乃道君初

傳位奏天所作者道君宣諭曰本欲往亳州太清宮以道
路阻水不果又欲居西洛以皇帝懇請之勤已降指揮更
不戒行公先歸達此意慰安皇帝因袖中出書付臣仍宣
諭曰公輔助皇帝扞賊守宗社有大功若能調和父子間
使無疑阻當書青史垂名萬世臣感泣再拜受命辭訖即
先具劄子以所得道君聖語奏知淵聖御批省覽來奏知
卿奏對之語忠義煥然之語二十五日還祇闕下對于垂
拱殿進呈道君皇帝御筆具道所以問荅之語淵聖嘉勞
久之因奏道君欲留內侍姓名得旨臨留龍德宮祇應役
以道君所賜玉帶牙簡進納御府有旨再賜二十七日發

勅奏事延和殿進呈車駕出郊詣資福寺迎奉道君儀注耿南仲建議欲盡屏道君左右内侍出牓行宮有敢入者斬先遣人搜索然後車駕進見臣奏以車駕行幸自有常法有視皇城門者有視宫殿門者刑名不同不若止依常法不必如此示之以疑疑必欲過爲之防恐郤有不可防者南仲曰易曰惑之者疑之也雖聖人有所不免臣曰古人雖不免於疑然貴於有所決斷故書曰稽疑易曰以斷天下之疑儻疑情不觧如所謂竊鈇者則爲患不細南仲紛紛不已臣奏曰天下之理誠與疑明與闇而已誠則明明則愈誠自誠與明推之可以至於堯舜疑則闇闇則愈疑

自疑與闇推之其患至於不可勝言耿南仲當以堯舜之道輔陛下而其人闇而多疑所言不足深採淵聖笑之南仲怫然怒甚既退再召對于睿思殿賜茶訖南仲忽起奏論士民伏闕之事乞付御史臺根治淵聖及宰執皆愕然臣奏曰臣適與南仲辯論于延和殿實為國事非有私意而南仲銜臣之言故有此奏伏闕之事陛下素所鑒察臣不敢復有所辯但臣以非材冒處樞輔仰荷特達之知未能有所補報區區素志欲俟賊騎出疆道君鑾輿還闕然後求歸田廬臣之願也今南仲之言若此臣豈敢復留願以事送有司臣得乞身待罪淵聖笑曰伏闕士庶以憤[illegible]

計如何結集朕所洞知卿不須如此南仲猶不已臣因再拜辭出居啓聖院不復歸府第入劄子求去章凡十餘上皆批荅封還不允差御藥宣押造朝及押赴密院治事復即時上馬四月朔車駕詣寧德宮復遣御藥宣押扈從道君太上皇帝以三日入國門臣以守禦使職事迎拜於新宋門內道君於輦上顧揖翌日扈從朝于龍德宮復上章懇請求罷知樞密院事淵聖降手詔數百言不允復令徐處仁吳敏諭旨又召至內殿面加慰諭且曰賊馬方退正賴卿協濟艱難今遽欲捨朕何之前事不足介懷宜為朕少留辭意懇惻臣不得已再拜受就職

進呈上道君太上皇帝劄子二首俱見第八卷

太宰徐處仁等上道君太上皇帝表一首

臣處仁等言伏奉道君太上皇帝御筆太上皇后合入正門之中門皇帝膺受聖訓即命祗承臣等以爲不可輙據法義爭之伏自皇帝嗣位以來動遵去年内禪手詔今寧德即擷景園以奉皇后所居比内禪詔旨也百司共守四海咸知一旦變更群疑紛起今若徙居内禁復將出入中門既犯皇帝之等威又違道君之本指若非垂簾聽政於國當無此儀臣等聞天無二日國無二王治生於一亂生於二三治則宗廟社稷安存亂則宗廟社稷危亡故定於

王之一以尊臨四海者非私己也所以尊宗廟而重社稷使天下而不正夫一非帝王所以爲治也夫臣之義以道事君苟利宗社死生以之而況人君而可不謹夫家人之情則有母子之私恩朝廷之法必有君臣之大義以義制恩則恩紀可全以恩廢義則恩義更失是以先王愍國必以禮也惡可以忽恭惟道君太上皇帝凝心道素脫跡塵樊禪遜之際比德堯舜垂名億載高視千古於此幾微豈難洞照殆恐從臣未知奏啓臣等冒昧萬死因此復頗有陳自頃胡塵犯闕乘輿渡江皇帝居圍城中晝夜戮力憂宗社之顛隮念上皇之播越言則涕下感動天人是以百

神顧懷群心效順卒安大業再正寰區乘輿之還萬人交慶謂宜慈孝之恩益敦休極之樂無量薄物細故豈足寘懷而詰問繁多憂形親輪皇帝伏讀夙夜震悼食不甘味寢不安席夫大功不録而小過是求盛德不揚而微失是舉雖嚴君不行於其臣而况慈父忍施於其子臣等伏望道君太上皇帝陛下順眷穹之休命遂黄屋之非心杜塞讒言惇篤至性一切禮法付之有司但使宗社奠定則陛下壽祉萬年永享天下之養自極榮樂所有前件御筆臣等未敢宣示伏望降旨特賜收還謹上表奏稟以聞臣憂仁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道君太上皇帝御製青詞一首

奉行玉清神霄保仙元一六陽三五璇璣七九飛元大法都天教主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再拜上言高上玉清神霄九陽總真自然金闕下臣曩者君臨四海子育萬民緣德菲薄治狀無取干戈並興弗獲康靖以宗廟社稷生民赤子為念已傳大寶于今嗣聖庶幾上應天心下銷兵革所冀邊疆歸順宇宙清寧而基業有無疆之休中外享昇平之樂如是兵賊偃戢溥率安康之後臣即甘心守道樂處閑寂願天昭鑒臣弗敢妄若將來事定復有改革窺伺舊職獲罪禍大已上祈懇或未至當更乞重降災咎止及

眇躬庶安宗社之基次保群生之福五兵永息萬國咸寧

伏望真慈特賜省鑒臣謹因神霄直日功曹齋臣密表一

通上神霄玉府玉清引進仙曹伏須告報臣誠惶誠恐頓

首頓首再拜以聞

淵聖皇帝御筆宣諭一首

覽來奏知卿奏對之語忠義煥然朕甚嘉之途中勞神不

易上皇袖中小字數事可先次封進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四十五